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y 1802王靖锟 著**

1

王青点燃了嘴上叼着的那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皎洁的月光透过淡淡的烟雾，映在王青的脸上。一旁的土狗摇着尾巴，盯着那火星子一点一点地靠近王青那两根被熏得蜡黄的手指。

“咳咳…….这他娘的是什么烟啊，还没我当年抽的土烟带劲！”王青狠狠地把那根带着点火的烟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把那最后一点亮光捻灭，身旁的土狗吓得也赶紧夹起了尾巴。

2

王青是军人出身，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村子里的人一直很怕王青。“长得瘦瘦的，打起架来可一点也不含糊…..你看我这牙，就是给他打的。”一个曾经被王青打过的村民这样说。

但王青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刚来到村子里的王青没事也喜欢坐在门口，吹吹他那被时间磨得发亮的口琴，杏子也跟着他的调子小声地哼唱“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银晃晃…”

但自从前几年杏子去世后，王青的脾气就变得古怪起来。本来王青有个邻居老张和他关系一直不错，平时没事还能和王青一起下下棋、喝喝茶、聊聊天，听听王青吹的口琴曲。但老张的儿子前几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老张也就不得不去他儿子家看看他的宝贝孙子了。临走那天，老张把王青叫到跟前说：“老王啊，咱老张这一走回来的机会就少了，你也知道我儿子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这刚得了孙子急着用钱，这房子啊我就准备了，虽说卖不了多少钱但多少也能应个急啊，以后你老王要是想找我，就直接到我儿子家，酒管够，棋照下哈……”

看着老张家里的器件一件一件被运到架子车上，王青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他和杏子久别重逢刚在一起不久，一直也没有孩子，平时在村里经常陪他们说话的也就只有老张了。杏子走了，老张走了，曾经在一起的兄弟也走了，留给王青的也就只有这个国家分的院子和陪在他身边的那只土狗了。

架子车渐行渐远，王青感觉他现在生命里唯一一点光也渐渐消失了

3

王青缓缓从院子走到屋里，他打开衣柜，摸了摸自己曾经穿过的军装，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和放在桌子上那几枚在月光下依旧闪亮的军功章，每天都是如此，今天也不是例外。

独自一人沉浸在回忆之中是王青最喜欢的事。其实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有时候一段回忆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是站在溪流旁边，突然冒出个鱼吐了个泡一样，有时候这回忆让他欢喜不已，有时候又会让他潸然泪下……

王青打开了抽屉，吹了吹口琴上的灰，那口琴依旧发出耀眼的银光。他轻轻把口琴放在嘴边，吹奏起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曲子……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杏子，万里，我想你们了…….”

王青放下了口琴，他艰难地弯下腰去，在惨白的月光下，他的手慢慢伸向了床底那瓶农药……

4

一九五九年。

年仅二十二岁的王青因在抗美援朝上的英勇表现荣获勋章并被党组织推荐至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能被组织派往去莫斯科的军校去学习，对一个军人来说是莫大的光荣。

但这件事情对王青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十月，车站，东北初雪。

“杏子，我要到莫斯科去学习了，这口琴是我送你的，和你送我的那个一样，你拿着哈。等青子哥回来，教你吹新曲子啊。”

“路上注意安全，记得一定…一定要写信啊，青子哥，我等你啊……”

“我会回来的，杏子，放心吧。青子哥不会扔了你的，再见了，杏子。”

“再…再见，青子哥……”

“再见……”

车站见证了比婚礼更真挚的感情，杏子和王青便是如此。

即使他们一生都没有机会举办一场婚礼来见证他们的爱情。

汽笛声突然响起，王青终于上了列车，却一直望向窗外……

列车开过这几百米的距离，对王青来说像是过了一世。

对那个扎着两个马尾辫，追着列车的杏子，又何尝不是呢？

月光洒在铁轨上，滚动的车轮顺着月光的痕迹渐行渐远，黎明也打破了黑夜的桎梏悄悄来临……

这黎明，来的很晚，不是吗？

“下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啊……我的杏子……”

5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本就寂寥的莫斯科外郊更增添了几分寒意。王青坐在学院的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大雪，他又陷入了回忆：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孤儿院的院子里堆雪球的日子，他想起了东北的炕，美味的酸菜还有那鸭绿江里的大鱼；他想起了东北那老带劲的土烟；他想起了现在对他来说的唯一的亲人---杏子，他想吃杏子家做的馒头，想听杏子在他耳边叫他一声青子哥……而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只有他一人的宿舍，一个杏子送他的口琴，还有一瓶偷偷带的没有开的伏特加。

他拿起那瓶伏特加，对着嘴，让那浓烈的液体缓缓流入喉咙，驱散孤独带给他的寒冷

“还是没咱东北的大泉源酒好喝啊，哎……”

……

几口烈酒下去，酒精的作用让他眼前的世界不断旋转，他把头埋在桌上，贪婪地享受着伏特加带给他的快感。窗外的雪渐渐停了，呼啸的寒风也褪去它原本凶残的外表变得柔和起来，透过窗子的缝隙，吹在王青那泛红的脸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迷迷糊糊的王青趴在桌上，听到走廊里有人在轻轻哼唱，他猛地坐了起来。

“军事院校里除了他和随行的首长以外应该没有其他中国人了啊”，王青的心里正犯着嘀咕，突然想起了一阵敲门声……

王青急忙把桌子上的伏特加拧紧塞到被子里，要是被军士长发现了他这一个月都没好日子过。

“А вот и он.（俄语：来了来了）”

王青打开门，发现站在门口的并不是那个凶狠的军士长而是一个黝黑的他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身后还有大包小包的行李

这人戴着眼镜，瘦瘦的，脖子上还有一个纹身，看见打开门的王青，他身体猛地一直，朝王青敬了个礼。

“同志，我是文工团的万里，首长派我到莫斯科来学习，不懂的地方请同志以后多多指教。”

王青象征性地回了个礼，然后猛地抱住万里，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也许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热血到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这样的转变对王青来说太过突然。万里的到来，无疑让他的生活多了一点亮光。

6

一九六五年春。

天好蓝，云好白。

王青带着他的口琴沐浴在莫斯科春天的阳光里，吹起那首他和杏子最喜欢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银晃晃。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王青在一旁吹着，万里就跟着节奏一起唱着。万里虽然比王青大了不少，又有了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儿子，但他的声音却像是十八岁的少年一样，他的歌声总会让人让人想起那早上的雾气，木质的椅子，蓝色的窗子和那浅黄色的苏式建筑。

王青放下口琴，盯着万里脖子上的那处纹身，问道:“万里，你脖子上那东西，有什么其他意思呀？”

“我们老家那儿有个习俗，就是成年男子要在脖子上纹个凤凰，以后在老家以外的地方碰到啊，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

微风吹过王青的脸上，他从未在莫斯科感觉得如此的温暖。

但王青没有想到，这温暖过后，是无尽的寒冷与绝望。

7

一九六六年，越南。

集结号又一次惊醒了睡梦中的王青和万里，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向雨林里发起进攻

王青每次冲锋之前都会把放在兜里的信放在通讯员的桌子上，这次也不例外。

自从到了越南战场后，王青就没有给杏子写过信，而发放在兜里的那封，是他在到越南战场上的第一天夜里把衣服上的纤维搓成一根，粘上灯灰偷偷写的，因为他也不知自己是否会永远沉睡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杏子，你要是看到这封信你就不用等你青子哥了，找个好人嫁了吧。青子哥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你等了青子哥这么久，知足了。要是以后你要想青子哥，就吹吹口琴，青子哥能听见**……”

看到王青充血的双眼，万里笑了笑:“搞得像见不到面一样，战争结束了，还能见不着面啊？打了那么多仗，现在还不是一样活的好好的？”

“别说了，睡觉吧兄弟，也不知道明天又会有啥任务”

王青和万里端起了枪，顺着部队冲到了最前面。枪声和炮声不断，任何一步的前进都可能意味着死亡的到来。

果然，好运也并没有一直眷顾他们两个人。

万里被流弹集中腹部，重伤倒地。一旁的王青瞪大了眼睛，近乎疯狂地朝着卫生员喊道：“卫生员，卫生员！”听到有人的呼救，卫生员抬起了头，一颗子弹却正中他的眉心，血水顺着他的鼻梁缓缓流了下去

王青没有多想什么，抱起万里就往指挥部的方向走，即使背着临阵脱逃的罪名，也要救起自己的兄弟。

“青…青子”

“我在，我在兄弟，你别睡啊，有啥事就和我说，想到啥就说啥，千万别睡啊…”

“青子，其..其实我也学你的偷偷给家里人写了信，你回去之后把我垫子下面那封信让组织给我婆娘，我还有个八岁儿子，让他娘俩到我叔那儿去住。青…青子，你要好好活着，好好活…活…活…”

王青看着万里的手渐渐从自己肩膀滑了下去，他的半条命也随着万里的离去被埋在了这一片热爱雨林……

8

一九七九年冬。

王青退役后，便直接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东北，回来的第一件事肯定是：

找杏子

他径直从车站走了几十里路来到了杏子的老家，村子里还是老样子，街道上洋溢着那诱人的辣白菜味，久久不能散去。

到了杏子家的门口，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馒头的味道。

“这馒头，肯定是杏子做的吧…….”

他怵在那儿，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杏子也早就嫁人了吧，他再去打扰杏子，杏子会不高兴的吧……

但他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慢慢的开了，映入王青眼帘的还是那个她。

世界上最美好的，也不过是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的久别重逢。

“回来了？”

“回来了，回…回来了”

杏子冲进青子的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微风吹过杏子温柔的发丝，虽然早已年过半百，但她的眸子依旧动人。

在王青的心里，她还是那个扎着两个马尾辫，傻傻追着火车的杏子。

在杏子的眼里，他的青子哥又何尝不是那个喜欢吹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那个十八岁的少年呢？

王青是多么希望时间能够静止在这一时刻，他多么想多陪杏子一会儿，多么想给她一场对得起她等了他这么多年的婚礼。但这对他来说，也成了一种奢望

9

一九八零年，医院。

王青坐在病床前，拉着杏子的手说：“杏子，青子哥对不住你，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回来了本来想多陪你一会，没想到你又….”

“青子哥，没事，就喜欢你吹口琴的样子。你就带着我，到医院院的院子里吹给我听听……”

王青牵着杏子，慢慢走到院子里，他掏出了那个杏子送他的口琴，又吹起那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杏子把头靠在王青的肩上，轻轻哼唱，那旋律标志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包含着至今永远留在他们脑海里无法逝去的青春豪情。

一切都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车站的夜晚……

10

一九八五年。

惨白的月光下，王青的手渐渐伸向了床底的那瓶农药……

“杏子走了，战友们也走了，最好的兄弟也走了，就连平时能说两句话的老张也走了，半截身子都埋在土里了，我还活着干啥？”

他慢慢拧开瓶盖，想草草地结束自己寡味的一生。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院子里的狗突然叫了起来。

“这么晚了，还能有谁啊？”

他艰难地从堂屋走到门口，打开门，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脖子上有只凤凰。

那孩子啥话都没说，噗通一声跪下：“青子叔，我终于找到你了…….”

王青用他那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摸了摸眼睛，彻底地打消了想结束生命的念头。

“孩子进来，快进来….”

窗外，月光依旧如水。

今晚月色真美，不是吗？

在黑暗的夜晚，总会有星星的，对吗？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完